

旧笺新稿又一年

□张存

整理旧物，翻出几叠旧信笺。蓝色的横条格子，纸张是半透明的，试着写了几个字，倒还顺畅。于是，就在上面写起稿子来了。

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”，壬寅去，癸卯至，腊肉飘香，年味浓厚。生活似乎波澜不惊，没有惊喜也没有惊吓，这其实已经使人欢愉。父母在日渐老去，却未曾来添麻烦；老朋友日常少于联络，却记挂在心；偶有习作见报，便添个菜咪口酒，悠然自得。“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”，很喜欢这句诗，这才是我要的生活，平淡中透着温情。

女儿在去年用积攒的压岁钱，给她的妈妈买了一件羽绒服，作为生日礼物。再普通的人家，也要有仪式感。这件衣服，妻子穿在身上，暖在心里，念叨了好久。

而我最开心的，则是见到了外公80年前发表的散文作品。1942年，年仅21岁的外公就开始发表作品，而且文采斐然。我虽然也写作多年，可与他一对照，相形见绌，天壤之别，汗颜又佩服。我已经在酝酿《我的外公庄继初》一文，可是对外公的了解，知之甚少。幸好，外公当年的学生，已是鲇肯之年的胡佩庸先生，传来一篇回忆外公的文章，可谓雪中送炭，万分感谢。外公在他眼里，简直是全才，文学、音乐、体育都有涉猎，而且还是风度翩翩的美男子。我亦是万般喜悦，在冥冥之中选择了写作，找到了根源。

去年，疫情折腾反复，幸好有惊无险。腊月伊始，奥密克戎病毒爆发，人心惶惶。我上班的地方，只剩下四人，其余都成了“小阳人”。我的父亲、岳母、老婆的姐姐、外甥都发烧、咳嗽、喉咙痛，难受之极。我和家人都身体无恙，皆大欢喜。我上班去，老婆变着法子烧可口的菜肴，我成了妻宠男。回到家中，喝一碗萝卜蜂蜜茶，润喉暖胃，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。

盛夏的时候，我去了趟余姚蒋梦麟故居。他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最长的校长，我曾买过一本他的著作《西潮》，读到他写故乡余姚的文字，一直想去看看他的故居，终于如愿以偿。这天，村子里很安静，也许都在午休。我见故居的门开着，就径直进去。忽闻有人在喊救命，赶紧过去侧房探看。原来一位老人瘫坐地上，起不来。我上前扶他，老人说，这样不行，将凳子移拢来。我照做。他两手撑住凳子，说：这下可以扶了。我上前两手挟住他下腋，使出吃奶的劲，将他放到椅子上，然后，我们开始聊天。老人是蒋梦麟先生的堂侄孙，一直住在这里，看守宅院。他说，要不是你来，我要等晚上外甥女送饭，才能起来了。他向我说起了家族史。他的父亲大学毕业，去了上海，母亲是武汉女子大学毕业。父亲三十六岁去世，他们全家回到余姚。他从小患小儿麻痹症，行走不便。他说起往事云淡风轻，拿出别在腰间的钥匙，让我去开纪念馆的门。想当年，蒋梦麟先生也是从这里出去求学的。转眼，故乡已在梦中。河水无语，我倚门而眺，感慨良多。

阳康后的同事陆续返岗。过去的日子，无论好坏，都已在身后，一去不复返，随风飘散。生活如常，吉祥安康，是我这几年常写给朋友的祝愿。范伟国老师寄来新作《浮生记吟》，里面收录了我的一篇书评。我和他是偶遇，但所有偶遇都是必然。他已是古稀之年，却笔耕不辍。我认识一些老人，喜欢听他们讲往事，他们也爱看我写的稿子，给了我很多鼓励和信心，使我有力量提笔来写一些习作，不曾停止。

岁月缱绻，葳蕤生香。又是新的一年，旧笺写新稿，所有美好都在路上。



总第761期 配图 李昊天
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越跑越开阔的路

□张炯

前年发愿，希望能够沿着东钱湖跑个半马。愿望终于在去年“甬马”得以实现。虽然疫情复杂，气温骤降，中间动摇过好几次，但还是坚持着参赛并跑完，不可抑制的兴奋伴随着难以抵抗的酸疼成了最大的馈赠。已然没有初跑者那种费尽心思想要好成绩的心态，不介意成绩、不在乎被赶超，更没有咬紧牙关后的拼命，只是以一个跑者的身份自诩，在一个相对隔离的时间、空间，尽情地呼吸，享受风景，感受时间，而后再次认识自己、成就自己。

枪响后的每一步都是与别人拉开距离的过程。6公里之后，进入了第一个愉悦期。阳光刚好洒下来，身体暖开了，每一步都充满了不可言状的欢喜，有一种享受的快乐或者是超越的满足感，耳边的音乐慢慢变得迷糊，只有风的声音和心跳声。而脑子也变得无比清醒，最近发生的事像电影一般地回放：与同事那些交集本来可以再缓和些，处事还是急躁了些；对先生孩子的关心还是少了点，例行公事的照顾多了些；对自己的要求情绪化多了些，自律还是不够……脑子里天马行空地驰骋着，不知不觉又跑完了2公里。一瞅，有人已经超了我好几公里之远，一个惊醒，继续拔腿加速前进。

不知不觉跑到了东钱湖边上，这就是梦里跑到的地方，不觉又放慢了脚步。此情此景，湖光一色，与天衔接处更是遥不可及，连微微漾开的水纹都成了金波。原来真正的快乐不是融入人群狂欢，不是物欲满足，而是来自于内心的淡定和平和。与身边的跑者时快时慢地互相逗趣，把握着节奏，尽情享受跑步带来的愉悦。过了12公里以后，体力有了明显下降，步子越来越沉重，每次路过补给站，小伙伴们欢呼鼓劲声此起彼伏，就踏着节奏抓紧多跑几步。不禁回想起自己的跑步历程，最初也是纯粹为了减肥，让自己有个好皮囊。3公里都呼哧呼哧地

喘着粗气，3公里、5公里乃至10公里，一点点地跑开去，从家门口绕圈圈到走到哪儿跑哪儿，甚至跟着潮流跑半马、跑越野赛，心智和心胸都随着逐渐打开。主动给跑比赛的选手让道，让他们一马平川；跑越野的时候连滚带爬从山路滚下来，不敢吭一声；主动向补给站的志愿者投以微笑……更多生命体悟从中流淌。跑步是在磨砺心智，改变心态——对于张皇失措的生命的自我调节，对于匆匆而过的人生的再次改造，还有对自我的复盘和再认识。

这次参赛只给自己设定了唯一目标：可以慢，不可以停。因为一停下来，身体会冷下去，再提脚步等于又要重启了，要完整地享受比赛。而正是这样的心态让21公里的半马不再是挑战，而是一段更好玩的历程。事后，先生打趣道：这奖牌是金的还是铜的啊，大家如此乐不可支？

人生，像极了这赛道，我们都在固定的赛道中你追我赶，可是经常会忘记一点——每个人都会跑到终点，拿到属于自己的奖牌。那追逐的意义是什么？如果此岸和彼岸是种注定，那么急什么、慌什么？让过程完美些，让享受过程多些，让活着的姿态更好看些，才是最值得的事。

跑步这件事，让我觉得路在脚下，跑着跑着就有了路。